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雙燈記

### 第九回 千里尋伯投相府 訴明屈情上本章

母子兄弟情最真，離別家庭正三春。一旦聞報冤枉事，氣壞金榜標名人。話說孫繼成看見趙蘭英不是胞弟繼高，心中不悅，根問原由。蘭英小姐羞口難開。李夢月一旁開言說道：「狀元老爺若問原由，他是無錫縣南關內居住戶部尚書趙老爺之女，名喚蘭英，奴名李夢月，陪伴小姐千里尋伯，有事相通，並無別故冒認官親。」孫繼成聞聽此言，是弟妹到來，大為詫異。倒退了幾步，暗想：「男女授受不親，令人觀之不雅不便。」交談說話背臉向外，呼喚丫鬟紅梅。紅梅答應，來至近前，口尊：「姑老爺呼喚奴婢，哪邊使用？」孫繼成附耳低言，吩咐道：「速到繡樓，請你家姑娘前廳說話。」丫鬟不敢怠慢，到繡樓將玉屏小姐請至前廳。

小姐高玉屏來至前廳，閃屏後舉目一瞧，有兩位書生在廳上，旁坐狀元老爺，低頭向外。自己不解其意，停住腳步。遂命紅梅請狀元老爺閃屏後說話。孫繼成聞言，來至閃屏後，低言將二人來歷說明，高玉屏說：「這也是一宗奇事。」遂來至廳堂說道：「二位妹妹請至繡樓一敘。」趙蘭英、李夢月站起相隨，來至後院繡樓，謙謙讓讓上了繡樓。丫鬟紅梅早已預備洗臉水，二人淨了面，更換女衣。三位小姐施禮敘坐。玉屏小姐閃秋波觀看，這二位姑娘生的一派的正氣，比花花解語，比玉玉生香，真有沉魚落雁之容，蔽月羞花之貌。含笑問道：「二位賢妹，哪位姓趙？哪一位姓李？千里遙遙至京中，真是不易之事。」蘭英說：「小妹是趙氏蘭英，這一位是小妹的義姐，名喚李夢月。千里路遙，多虧義姐作伴保護。」玉屏聞言，復又謝了謝夢月。夢月還禮。姐妹三人正敘寒暄，孫繼成在繡樓之下呼喚紅梅。紅梅答應一聲：「伺候狀元老爺。」忙忙下樓說：「有何吩咐？」孫繼成說：「你上樓去說，把樓上竹簾垂下，我要上樓，與趙姑娘見禮說話。」紅梅答應一聲，上的樓來，向玉屏小姐說道：「姑老爺在樓下吩咐奴婢，把竹簾垂下，姑老爺上樓與趙姑娘見禮敘話。」李夢月聞言閃在一旁，紅梅把竹簾垂放。玉屏小姐說：「請你姑爺上樓。」紅梅說：「請姑老爺上樓哩。」

孫繼成聞言，遂即上樓，站在簾外。玉屏陪著蘭英，站在簾內，彼此隔簾施了一禮，各自坐下。繼成便問：「妹妹不在家安享富貴榮華，冒雨衝風赴京，有何事故？」蘭英回答：「愚妹若無事，怎肯拋頭露面，上京尋伯伯？只因伯伯上京求名，三年有餘，並未回家，音信杳然。無錫縣年年荒旱，籽粒不收，家貧度日艱難，伯伯之弟長街賣水，遇見我父，請婿府內攻書。不料繼母馬氏終朝調唆，趙能殺死丫鬟，誣賴伯伯之弟所殺，送在當官，又賄買蔡知縣屈打成招，定了死罪。一日姪女愛姐插標賣身，問其情由，知是婆母聞凶信，一口濁痰未曾吐出，氣死在草堂。賢良的龍氏嫂嫂剪髮變錢，置買靈薄錢紙。皆因無錢買材，方賣姪女。是奴贈他白銀三十兩，拿去置買棺材，又與愛姐定計，七月十五夜晚過府弔孝，連夜奔京。路過清峰山險些喪命，多虧義姐李夢月保護，不然死無葬身之地。」說到此間，不由的痛淚交流。

孫繼成聞聽兄弟被趙明害到死地，母親氣死，妻剪髮、女賣身，只氣的三屍神暴跳，五靈豪氣飛空，一口濁痰往上一湧，「咳嗽」一聲，「咕咚！」栽倒在樓板上。高玉屏顧不的身分，忙忙跑出簾外，上前雙手抱住孫繼成，連叫：「夫主，官人蘇來！」叫了數聲，見繼成並不作聲，甚是著急，埋怨蘭英道：「妹妹你太心粗性急，家中之事一句也不瞞藏，陡然說出，竟將他氣死，如何是好？」悲悲切切哭起來了。趙氏蘭英聽高氏嫂嫂悲哀之中一片的怨聲，又見伯伯面色發青，自己也顧不得小嬌大伯之嫌，一掀竹簾，慌忙走出樓外，來至伯伯面前，用手捶打前後胸，喊叫：「大伯蘇來！你若有一舛二錯，我為家中之事絕了父女情腸，假扮男形，不辭千里之遙，來京投府送信，指望伯伯回家葬母救弟。誰料伯伯一氣而亡，母喪不能葬，弟仇不能報，拋妻撇女不能教養，枉中了國家狀元。為臣不能盡忠，為子不能進孝。難道孫家門庭竟至如此敗落？是祖上的陰德太淺了？」蘭英、玉屏二位小姐守著孫繼成，只是啼哭，丫鬟紅梅見此光景，含著眼淚上前用手將姑爺喉嚨撲擦。不大的工夫，痰氣向下一降，「哼」了一聲，微有氣息。紅梅說：「好了！好了！俺姑爺還過氣來了。若不虧了我，俺姑娘不是小寡婦就是小後婚。」玉屏把紅梅唾了一口，說：「好一個小妮子，哪個與你作耍笑。急去熬薑湯去！」紅梅噙嘴，哭喪臉子下樓去了。

這時候孫繼成一口濁痰吐出，哭了一聲「娘呀！」叫了一聲「苦命兄弟，我明朝上本，管教你趙明老狗被參，死無葬身之地。」老狗長、老狗短罵個不了。玉屏小姐聽的狀元公口內七言八語的罵趙明，惟恐趙蘭英臉上抹不開，口尊：「相公，你想母親已然故去，多虧蘭英賢妹買棺葬親，又救女兒，為咱家冤枉父愛情絕，未出閨門的幼女拋頭露面，赴京送信，亦非容易。你須感賢妹的大恩才是，口內不須胡言亂語。」幾句話將孫繼成提醒，遂向蘭英小姐說道：「適才愚兄魯莽失口，望賢妹海涵一二。請上受愚兄一拜。」蘭英回答：「伯伯所言差矣。為子的為婦的皆當行孝，理之當然，不敢受伯伯之禮。」二人對面施一禮。孫繼成復又問道：「賢妹適才所言清峰山遇寇，多虧李夢月相救。我想他亦是一女流，如何能退賊寇？」蘭英說：「夢月之父乃是武狀元出身，官至總兵，被劉瑾所害。」述了一遍。孫繼成聞言道：「原來如此，請來相謝。」紅梅說：「李姑娘呢？俺姑爺請你見禮咧。」夢月聞言走至簾下，向繼成對施一禮。孫繼成向玉屏小姐說道：「安排酒宴，你代我與二位小姐接風。我到書房修下表章，明早朝王見駕，上本奏明此事。」玉屏小姐說：「相公所言非也。現丁母喪，若朝王見駕，聖上一怒，怪你瞞喪不報，你獲罪不小。若依我的愚見，且候我父下朝回府，咱夫妻將此事向我父說明，代咱上奏候旨，咱好回家殯母救弟，拿賊報仇，豈不是好？」繼成聞言說：「小姐言之有理，拙夫不及也。」遂吩咐丫鬟紅梅：「到前廳探聽相爺下朝回府否？」紅梅遵命，不敢怠慢，來至前廳閃屏後探視。只見相爺在廳上閒坐吃茶。看的明白，慌忙回到繡樓報於姑爺、姑娘得知：「俺相爺現已回府，在前廳吃茶咧。」

孫繼成夫婦聞報，一同下了繡樓，來至前廳。夫婦二人雙膝跪在相爺面前，哭訴家中始末原由，細說了一遍，高相爺聽完孫、趙兩家之事，心中暗想：「趙年兄當初與我同殿稱臣，你做官甚是忠正，如今年邁，竟做出這等不法之事，真是糊塗之甚。卻有這樣好女兒。」便吩咐丫鬟：「請你家太太二堂會話。」又命女兒玉屏請趙、李二家小姐同赴二堂會話。相爺立刻來至二堂，見了夫人，遂將狀元家中之事並二家小姐來歷述說一遍。只見玉屏小姐引領趙蘭英、李夢月來至二堂，趙、李二家小姐向著相爺夫人面前雙膝跪倒，向上叩頭。蘭英口尊：「老相爺，老夫人，可憐我孫家遭此橫禍非災。」言罷啼哭起來。老夫人見兩個女子俊俏無比，慌忙用手攙起問話。那旁有坐，二位小姐遵命坐下。高相爺說道：「恁姐妹二人背父奔京，恁父必然使人四處尋找。偵尋不著，必然晝夜啼哭，茶飯懶餐。父女的情腸不問可知。若依老夫之意，恁姐妹二人歇息數日先回原郡，以慰恁父之心。老夫上朝奏本，必然你兄嫂一同隨後回家葬親救弟，你看如何？」蘭英聞言，口尊：「相爺，非是我無情義，拋撇天倫，古語云：『忠臣不事二主，烈女不嫁二夫。』我父所做的無法之事，我豈肯遵父命改適他人，落一臭名不朽？從今以後，寧可死為怨鬼，再也不登我父之門了。」高相爺老夫婦聞言，心中大悅，說道：「好一個有志氣的女子！你二人無心回家，老夫也不便相迫。但只在我府行走不便。也罷，老夫意欲收你姊妹二人為義女，不知你姊妹二人心下如何？」